

心中留一缕桂花香

近来从朋友处得了一株四季桂，拿回家的时候，察觉它的枝丫上已挂着些黄色的小花，不多，小小几朵，含瓣四裂开，向下垂，瞧着没什么精神头，我倒没多想，只将它养在了院中，除了培土洒水外，便很少去打理它。

接下来几天，都是梅雨天气，常常是细雨蒙蒙，我便更少出门了，连院子都未踏足半步，渐渐的，我都忘了那一株四季桂。

一天下午，仍是下着雨，我躲在窗下读书，窗户半开着，风中突然挟着一股清香飘过来，淡淡的，甜美的，使人心情为之一爽。忍不住丢下手中的书籍，四处寻觅这清香所在。我一路循香而去，不顾雨花飞溅在身上，终于发现那香气就在前面，正是从那株不起眼的四季桂上传来的。

呵，它几乎已被我遗忘了，我何曾想它有这样迷人的清香！

我走近它，第一次离它这样的近，也是第一次这样认真地看着它。说句实话，若它是女孩子，估摸着也该让我看得害羞了吧。

它长得并不出众，低低矮矮的，通身的枝干呈黑褐色。叶子大多是椭圆形，有些许的半椭圆形，叶端尖尖的，半卷着，两面无毛，淡淡的青绿色，叶面上的脉络很明显，中间稍粗些，此时淋了雨，它的脉络纹路便更加清晰了，像极了一根弧形的小羽毛。

最让我着迷的还是它的花，全不似刚拿回来时的精心打理，反而是一派生机勃勃，点缀在枝条上，簇拥在叶子间，如娘熟了的米粒般大小，开得密密麻麻的。

雨珠悄悄跌在叶子上，叶子太滑，又掉下来，掉在了那黄绿色的小花上，将花的清香轻轻地唤醒，慢慢地荡漾开来，飘浮在四周，久久不消散。

一时之间，我爱极了四季桂，爱它的清香，爱它的所有。

桂花的清香，便有如温暖的回忆，浸润着人的心，哪怕一小段，便叫人轻易忘不得。人嘛，都是爱回忆的动物，桂花香只是一种催化剂，它带着我们重归回忆，在回忆里逡巡，来回。

每一次，闻到这桂花香，不经意地，我

总会想起我的弟弟，我许久未见的人儿啊，夜夜在梦里看见他的身影，他是否知道我正对他挂牵？我不晓得。

我打算向朋友再要一株桂花，想着寄过去给弟弟养，也不拘是什么品种，只要是桂花就行，最好这花能将我的思念一同捎去。向朋友开了口，朋友大方，一给就是两株，说是成双成对的好意头，还帮我寻了两个极好看的花盆种上。付钱给朋友，他却死活不肯，只留下一句话：欢喜就好。

桂花在朋友的手里，又到了我的手里，后又如愿到了弟弟手里，桂花一路传递，清香也一路流淌，香气依然，不曾消散，自在欢喜。

如今，无论去到哪儿，都会种一种桂花，它与我有着说不清的缘分。纵然是春雨连绵，秋风萧瑟，桂花都依旧种着，种在盆里，种在我的心中。它未绽开的花蕊像极了一个小小的球，附着少许嫩绿的绒毛，可爱得很。我愿意花时间在它身上，看着它一点点地舒展，一小瓣一小瓣地绽

□江利彬

放，然后香气缭绕，沁人心脾，再不用焚什么香了，它自是这世间最好的香。

有一次写信给笔友，刚好桂花开了，开在我的身畔，我轻轻折了一小枝，放进信笺里去，霎时间清香四溢。折香思故人，大抵如是。

可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惠城读书那会，时逢秋季，正是桂花绽放的好时节。一位同学采了好些桂花，给我制了好几道小点心，有桂花糖藕，有桂花绿豆糕，还有桂花栗粉糕……具体记不清了，太多太多，只知道好吃得很，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都忍不住要流口水。

岁月悄然而过，逝去的只有往日种种，回忆像蝴蝶飞过了沧海，就再飞不回来了。而同学以桂花为馅所做的小点心，也都成为了我回忆里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一部分的回忆来得更加生动些，充满了甜香味。

桂花，在我的回忆里，又何曾凋零过呢，即使凋零了，我也忘不掉它的清香吧，宛如好友，如影相随，不弃不离。

世事变幻，唯愿你的心中也保留着一缕桂花香……

吃芥菜

写芥菜文的作者，爱引用“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其实，芥菜是不甜的，说苦荼若荠，是女人怀念患难与共的恩爱日子。薛平贵凯旋归来时，听说王宝钏给他做的第一顿饭，就是芥菜饺子——不带肉馅的，干涩得难以咽。

芥菜清香，有郁勃的野气，所以依我看，从采摘到做法，得注重它这个“野”字。芥菜也有家种的，肥硕鲜嫩棵也大，但不是那个味。春在溪头荠菜花，芥菜还是得挎个竹篮，到田间地头溪边去采，若是能唱几句山歌野调，估計采回来的芥菜会更好吃。

小时候我与小伙伴治国一起挖荠菜，我在菠菜畦中寻，又嫩又大，一会儿就半篮子青碧。他却不要，非得在埂上、角落里挖。问他，他说既然是野菜，化学成分肯定不一样，去菜畦里挖，不如吃菠菜算了。他现在是辽科大教授。

钓鱼台宾馆的墙外也有荠菜，且碧青肥绿。汪曾祺路过看见，像得很，便弯腰，一把握把地装进提包。门卫瞪眼跑过来，喝问：“你干吗呢？”汪曾祺笑眯眯地开包，抓一把荠菜给他看。门卫这才微笑走了，他可能是担心这人在埋定时炸弹。

汪曾祺的文越到中年越爱看。欢喜，朴素，不求吸引，没有公知姿态，乐呵呵的，其实啥都明白。就像溪边的荠菜一样。汪曾祺的菜写得好，做得也好。他说荠菜适合凉拌，炒着吃的人少。他这是蕴藉的说法，我觉得，炒荠菜简直就像碧螺春泡了一遭，给牛饮。

凉拌荠菜我觉得最得荠菜野趣。焯水，切碎，干子切

丁，佐以小虾米，再加十来粒油爆过的花生米，同拌，再淋点醋，生抽，盐少许，滴上麻油。拿白瓷盘盛着。绿白红黄，滴滴清香，“可抵十年尘梦”。

包馄饨包饺子，用荠菜做馅，也是深得荠菜之味的。也得先焯水，切碎了，一边切就一边香气四溢。得有点肉，菜丸肉一；瘦肉九而肥肉一。多则瘦，少则寡。煮熟后捞起，略微一点醋就好，咬一口，就是吃了大半个春天。

打汤也有趣味，尤其是配豆腐的，那才真正是“一清二白”。

也有摊荠菜鸡蛋饼的，也有炸荠菜春卷的，名叫“春盘”，这个名字可真好听，绿意盎然的。能够装在盘子里的，只能是春。夏盘？秋盘？不堪听。

荠菜有个好处，焯水不软塌，不减分量，不像荠菜。荠菜有骨头，有点涩，就像真正的院士清流，不像菠菜好嚼。范仲淹幼时家贫，腌过荠菜，这我没有吃过。他说的“措大口中，嚼出官商角徵”，倒是深以为然，荠菜是有“硬核”的，嚼得咯咯响。

家乡有谚语：“一声不吭洗荠菜”。意思是说，荠菜不好洗，沙多。荠菜可没想给人吃，凭什么干干净净的？我蹲在清凌凌的溪水里洗荠菜时，只看水里自己流动扭曲的影子，连歌都不唱。忽有一蓬水起，溅了我的眼，抬头一看，却是沈姨家的阿姨。

听说戴荠菜花可以明目。花我没戴过，荠菜吃过不少，我想疗效应该是有的。要不我都快五十岁了，现在抬头，还能看得见她笑弯腰的样子呢？



芬芳
汤青 摄

俄罗斯老歌

□尹画

春节宅家里，看完电影《囧妈》，记住了两个点。其一：K3列车。这趟列车横贯亚欧大陆，途经中国、蒙古、俄罗斯三国，目的地是莫斯科。整个行程耗时6天6夜，绿皮火车的速度，沿途可感受西伯利亚的美丽风光。

其二：俄罗斯老歌《红莓花儿开》。60多岁的卢小花，之所以登上K3列车，是因为她要去莫斯科参加演唱比赛。路上因事百出，导致抵达莫斯科红星大剧院时迟到了。观众开始散场，幕布已经半垂，饶是如此，卢小花还是站上了舞台，满怀激情地唱起：“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我与一位少年漫步树林外。可是我俩终究要分开，满怀的离别话儿无法讲出来……”熟悉的旋律听得我激情澎湃起来。

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听着俄罗斯老歌长大的。《三套车》《山楂树之恋》《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歌曲当年都是家喻户晓的，也是合唱团很喜欢排练的曲目。每次听每次唱，总萦绕出一种复杂的情怀。如今想来，许是这些老歌都创作于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不久，歌唱主题围绕浪漫凄美的爱情和亲情故事，加上曲调抒情，飘荡出来的音符仿佛带着伏特加酒特有的醇香，让人迷醉、沉浸、不禁忧伤。

有段时间，我很喜欢朴树，经常听他的《白桦林》。这首歌就是以苏联卫国战争中一对恋人为

生活处处有美景

□蒲建知

生活处处有美景。这是我登顶白云嶂回来，感触最深的一句话。

我对白云嶂倾慕已久。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定居惠州多年后的这个寒假，我才了却了登顶白云嶂的心愿。

白云嶂位于广东省惠州市、东莞市和深圳市交界处，主峰海拔1003.5米，为惠阳区最高峰。这里群山叠嶂，植被茂密，翠竹摇曳，怪石嶙峋，溪水潺潺，风景秀丽无比。特别是白云嶂主峰有一大片草地，每到秋冬时节，草地上昏黄的色调令人流连忘返，尤其是山腰的茅草丛，金灿灿的一片，在缥缈幻化的薄雾中随风摇曳，穿行其间，让人仿佛置身于金色的梦幻之中。

我是一个狂热的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与那些资深的驴友常常结伴而行不同，我素来都是单独徒步攀爬了罗浮山、象头山之后，惠州附近，最诱惑我的高山就是白云嶂了。于是，我把徒步攀爬白云嶂的时间定在了这个寒假。

盘古庙是登山起点。古庙前有一座“女娲补天”的雕塑。盘古宫坐落在两座大山——白云嶂和银瓶嘴之间的山窝里。或许因为不是周末且时辰尚早的缘故，原本香客如织的盘古宫显得有些冷寂。寂静的盘古宫就像一只停摆的时钟，静静地肃立在这座古建筑前，很容易让人不自觉地陷入时光隧道的深处。

沿着盘古宫旁的黄泥小道依山而上。由于天气干燥，黄泥小道尘土飞扬。路旁的小土坡没有什么树木，只有野草丛生。走了大约半个小时，路边的树才多了起来。沿着崎岖的山道不断前行，路边渐渐出现了成片竹林，黄泥路也变成了沙石路。

云雾越来越浓，在钻出一片丛林之后，路也突然陡峭了起来。向上，向上，翻过了好几个山，路还是陡峭地向上，直到消失在茫茫云雾里。路两旁全

是一尺多高的茅草，平平整整的，朝一个方向伏着，像是理了个寸头然后又用吹风机吹了一下。雾，不再像刚才从山底下看的那样沉郁而厚实。这里的雾，薄薄的，轻轻的，微风一起，便从茅草上边飘过来，一层一层，一浪一浪，飘过来，穿过人的手指，润湿着人的脸颊。

“白纱！这应该是天上仙女身披的白纱吧！”突然听到一阵少女尖叫的声音。循声望去，发现朦胧在云雾中的无边无际茅草坡中，有几个“仙女”飘来飘去的身影。竟然遇到了一群结伴前来爬山的美少女！窃喜之余，我本能地停下脚步，掏出手机抢拍眼前这美轮美奂的景观。

经过一路攀爬，眼前豁然开朗，一小块平整的土坡上垒着一堆石头——我终于登上了白云嶂之巅。顿时，“一览众山小”“舍我其谁”的豪情盈满心空。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征服感。

站在山巅，举目四望，目力所及，都是茫茫的雾海。在白雾萦绕之下，四周草坡昏黄的色调壮观极了，那如诗如画的图景让人迷醉。我不停地拍照，用相机记录下了生命中的这一个个美丽的瞬间。

作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喜欢放飞自我，尽可能用更多的时间去亲近大自然。我喜欢徒步，喜欢爬山，喜欢去任何自己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旅游、探险。其实，我在乎的不仅是沿途的风景，更是自己看风景的心情。有句话说得好：“路，不仅仅是距离，更是一种经历，当你走得多了，就会收获很多东西，也会慢慢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是的，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徒步。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生活处处有美景。只要你怀揣一颗热爱生活的心，并用心去感受人生路途中的点点滴滴。

插枝新柳祭英烈

□肖建国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每到清明节前后，天气都会变得深不可测，让人不可捉摸。也许早上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忽而就阴云密布，下起霏霏细雨。随着地热上升，城市、湖泊、青山、柳树，都笼罩在袅袅的雨雾中，朦胧缥缈，如梦似幻。使你不得不感慨庄子他老人家的智慧，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大美，这成理，靠的是自我体会和品味。

细雨，阴天，垂柳，再配上清明节诸多的传说，很容易让人陷入伤感的情景中。自南向北后，由于生活窘迫，我不能按时回到汉水之滨的那个小山村，在这个祭扫的日子，虔诚跪下，为逝去的亲人们送些纸钱，祈祷祝愿。我只能折枝新柳，插进水塘边，遥向祭拜。原以为清明插柳只是北方的习俗，没想到岭南也有此道。据说，插柳有很多来历，或为感恩神农氏，教会人们农业生产；或为驱魔避邪，防止侵扰遭灾；抑或为纪念宋代词人柳永，歌伎们在他坟前插柳而流传。等等说法，不一而足。而我总觉得春天的柳，洁净清爽，温顺可人，一枝一叶一花絮，尽展绵柔柔情。特别是她顽强的生命，断枝无根，插泥即活。这不正是寓意着人土为安的亲人们，在另一个世界能够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吗？

每次祭拜完亲人，我都会来到丰山公园祭拜革命英烈。丰山公园离我居住的小区不远，都在菱湖的周边，步行十多分钟也就到了。在苍松翠柏的掩映下，公园内巍然耸立着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威严庄重，不可侵犯。祭拜英烈，倒不是说我个人品德多么高尚，人格多么伟大，而是烈士们的故事确实深深感动了我。

从2017年开始，我负责编撰《惠城区革命老区发展史》，不接触不知道，一了解，心中暗惊。作为惠州市的中心城区，惠城区竟然有40个革命老区。从土地革命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2年的时间内，据不完全统计，因参加革命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就达2300多人，平均每个村近60人。这让我非常惊讶和震撼。

在北部山区的横沥镇，有一户人家，父亲刘友诚是地下党发展的交通员，白天种地，晚上搞宣传、送情报。同游击队接触久了，他能感觉到这支队伍与当时国军的不同，官兵一致，互相帮助，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敢于牺牲自己，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于是，他把两个儿子介绍到游击队来，父子三人一起参加了革命。他老婆刚开始是不同意的，因为她知道干革命没那么容易，要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老公一个人参加革命队伍倒罢了，如今把两个儿子都带进去，岂非家里整个天

空都塌了？她问刘友诚，干革命能当官吗？干革命能挣来钱吗？干革命能给孩子娶媳妇吗？刘友诚都摇摇头，不敢回答，任凭老婆撕咬打骂。刘友诚说，只有把革命干成功了，我们的后代才不受压迫，不受剥削，挺起腰杆做一个真正的人。让人痛心的是，这父子三人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先后壮烈牺牲。

与刘友诚父子相似的是徐东林兄弟俩，他们是芦洲人。哥哥徐东林先参加了东江游击队，在攻打观音阁时，壮烈牺牲，时年21岁。听到哥哥遇难的消息，弟弟徐东田跪别父母，义无反顾地找到部队，要求参军，为哥哥报仇。1945年1月，日军第四次侵占惠州城，徐东田在淡水打阻击战，不幸中弹，牺牲时同为21岁。诸如这样的故事，在昔日惠州儿女中有很多很多。若全部整理出来，捧书细读，都会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到惠州已有二十余年，这里已是我第二故乡。刚来时，每到清明节，都会由单位组织人员到丰山进行祭拜，可我因对革命烈士的事迹知之甚少，总缺少内心的真诚。待真正了解到墓碑下那一个为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而慷慨赴死的故事时，我唏嘘不已，感慨万端。我曾问自己，假使哪一天，面对生死抉择时，你能像烈士们那样抛弃一切，挺身而出吗？我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感受到心脏在剧烈地跳动，那是拉锯般的博弈啊！我无法准确回答。

我曾向有关部门建议，把墓碑下所有烈士的故事都写出来。每年清明祭拜时，不论士农工商，抑或学生游客，都要认真读一个，学一个，真真切切地感受他们为了革命，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如何舍小家顾大家，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就义的。一次祭拜学一个，来个单位学一次，日积月累，革命的精神便有了传承，烈士的事迹便烙在人们的心中。只有这样，才能加深我们对烈士的敬仰。

自了解英雄们的事迹后，再来丰山祭拜，我常常会一个人，怀着无比虔诚的心，同祭拜我逝去的亲人一样，在墓碑的旁边插枝新柳。然后，找个石凳坐下来，看着碑座上那一幅幅浮雕，一个个战斗场景，让自己慢慢融进去。随他们摇旗呐喊，看他们奋勇搏击，聆听他们体内的鲜血在沸腾，感悟他们的赤胆忠诚和生命的意义。我常想，只有坐在这里，真正静下心来，才能体会到眼前的幸福来之不易。是墓碑下的烈士们，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打下这片天地。作为后人，要学会感恩，牢记曾经的伤痛，努力做好自己，努力把革命的精神传承。

就如同这新柳，插下去就会扎根，伴随着烈士的英魂茁壮成长，以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婆娑起舞，为大地撑出一片浓荫。

一条大河的清明

□王太生

一条大河的清明，是在河上和它四边的风景里开始的。天气日渐开朗，风和景明，河水呈天青色，哗哗流淌，在天光云影中润润开来。

春天的水边，一只大鸟在大河的上空飞翔，发出激越的鸣叫，它俯瞰人世，背负青天。这是中国北方的一条河，河床不算宽阔，但水量丰富，两岸商铺林立，舟楫往来。叶圣陶回苏州上坟时，对船上的小菜甚是欢喜：“船家做的菜是菜馆比不上的，特称‘船菜’。正式的船菜花样繁多，菜以外还有种种点心，一顿吃不完。非正式地做几样也还是精，船家训练有素，出手总不脱船菜的风格。”说白了，是小锅土灶，船家只准备一桌，食材货真价实，绝对的新鲜。做菜的汤，恐怕还是直接取河中心的活水，舀入锅中。

苏州多水，这些都是水边，某条大河的清明盛宴。在清明扫墓人群中，走来《浮生六记》中的芸娘，这个聪慧的女人看到地上的乱石有苔藓纹理，斑驳好看，如获至宝，指着石头说：“以此叠盆山，较宣州白石为古致。”